

雙眼

佇天頂，天公伯仔的雙眼逐時禡金金看眾生。踮世間，眾生的雙眼常在 lió 來 lió 去看代誌。歷史，就像一條擋袂牢的溪流，哩哩碌碌一直去。

定定有人咧講，歷史的怨恨會使沓沓仔放下，歷史的過程千萬毋通放袂記。了解歷史的真相恰對歷史的反省攏真重要。毋過話講倒轉來，咱欲對佢一个角度去看伊的意義？研究報告，政治辯論，茫煙散霧的相爭總是各有伊的理氣。

抑是有時陣，咱佇無意中踏入一个哀愁沈底的歷史現場，佇小所在聽小人物講小故事，閣坐踮溪仔墘草埔仔頂彼欉百外年的大樹蔭，放空家已思考歷史的意義。這種思考，嘛無的確會較輸大人物講的大道理。

下面所寫的就是一個歷史現場的小人物的小故事。

1

大目降的 8 月，熱 hip-hip，日頭強欲共人烘熟去，街面原在遊客 iáp-iáp 爍。這陣學生歇熱，真濟府城人 tshuā 囡仔來迺迺。虎頭埤、中興林場、百年老街、楊遠紀念館、武德殿…真濟行踏的所在，有老人古早的記持，也是囡仔新鮮的代誌。

郊外當咧進行的，是大目降迴關廟埤仔頭的聯外道路。冬外前計畫公佈，有住民提出異議，因為這是方圓幾十里內唯一留落來的綠色磅空，是長 lò-lò 幾若百欉老樣仔，頭 kap 頭手牽手，自然秋清的走廊。毋過，為著交通安全恰二高交流道車輛的疏散，主管單位恰包商全力疏通，半硬半軟，落尾連欲保留一百米的希望嘛無去。

怪手、豬哥仔、大卡車隆隆叫，嘛嘛吼，飛砂走石。路面用柑仔色三角筍箍一 tsuā 小通道，車輛相閃身攏駛真慢，誠細膩，恐驚 khê 著腹肚邊。這個當中，有一个看起來六十外歲的歐吉桑，佇工地內底趕來趕去，頭殼犁犁目調金金相準挖塗的所在。伊頭毛 phú-phú 散散，馬面馬面，跂張手張。看伊 khaki 色衫仔褲恰行踏的動作，親像是研究歷史古蹟的學者。

「喂，這位教授先生，拜託莫倚遮倚好無，危險啦！」一个烏銼烏銼武脰武脰的中年人伐過來，欲笑毋成笑，無歡喜閣毋敢發作的表情，是工程的包商。「該挖的攏挖出來矣，是一寡死人骨頭爾爾，袂有啥物歷史古蹟啦！」

做工程若挖著古蹟遺物就愛停工，甚至規个計劃重來，袂怪得包商不安。講著這件拓寬工程，三個月前進行一半時陣，就佇王公廟附近的防空壕發現兩大袋骨頭，繼落陸續幾若个所在嘛挖著。一時地方喊起來，風風雨雨，傳言真濟。一群記者也抑倚來，相爭報導。

經過清理俗專家鑑定了後，確定是無主的人骨，攏總三千外具。

「一定是噍吧咩事件的死者！」一寡老歲仔佇廟邊會起來。有八九十歲的阿公仔，開始回想較早頂輩講過的，1915年彼件驚天動地的代誌。

「細漢 bat 聽阿媽講，當年噍吧咩事件，真濟人予日本仔鑿頭踢落窟仔底。」清水里姚里長掌伊光禿禿的頭殼心，想起較早。

「彼當時啊，」噍吧咩事件要角蘇有志的外孫，陳振淵老先生吐大氣，「代誌過了，日本仔開始掠人，共南化、左鎮、玉井地區的抗日義士，押來大目降溪邊，頭殼鑿落來一跤踢落溪底，無人敢收埋。」

聽逐家議論紛紛，真少年的民進黨籍林議員也出聲補充：

「這堆骨頭出土的地點，早前叫做湖仔內部落，附近有日本警察屠殺抗日義士的刑場。百年來經過戰亂，住民遷走了了。」

In 講的話攏落佇報紙內底，有的擴大報導，呼籲政府應該深入調查，袂使清清彩彩就煞去。毋過嘛有的表示懷疑，主戰場是玉井南化左鎮，新化哪有可能死遐濟人？佇網路，BBS 的鄉民更是兩篷咧相削，大概分親日俗反日的意識言論。

2

這個六十外歲的歐吉桑，毋是考古學者，也毋是熱心主動來監視工程品質的公民。

伊號做廖溪河，倚踞大目降溪附近的販厝。佇衛生所退休幾若冬矣，到這陣猶是獨身仔。

伊平時個性恬靜，無話無句，但是若聽著人咧會噍吧咩事件，就雄雄 thuh 出一句話：「江定正英雄，我是伊的乾仔孫。」

「啊哈，你講啥？」聽著的人攏毋相信，甚至會共 phi-siunn，「江定毋驚死閣勢相戰，你看起來古意斯文，聽著相拍就走甲尾仔直吧！」「講是江定的乾仔孫，鬼欲相信！」

遇著按呢，廖溪河時常是目睷瞪大蕊面紅 kòng-kòng，真受氣，越頭就走。

不而過，若遇著知己的，尤其淋酒半茫的時陣，伊就會詳細吐露一段誠稀奇，予人半信半疑的身世，而且那講那哭…

自六十歲提早退休了後，幾若年時間，一直沿後堀仔溪捫來捫去。我真早就想欲來矣，只是頭路無閒，這個所在是偏遠的荒郊野外，來一擺愛按算一工的時間，所以一直 iân-tshiân 落去。我是欲來解剖一个傳說，一个關係身世，若真若假的故事。

數十冬前，警察退休的阿爸，肺癌尾期佇病床講出一个驚人的秘密，也是伊久年的鬱傷俗矛盾。

阿爸 1913 年出世，受日本教育，讀甲高等科。大爆擊時陣，當過一冬日本兵。戰後本底是糖廠駐衛警，落尾轉去派出所，變做正式的警察。

我讀初中時，開始淡薄仔知影大人咧論的社會事。

阿爸阿母真愛會日據時代的代誌，有時用台語，有時摻一寡日語，聽久嘛恍恍知影咧講啥。阿母讀國校爾爾，字 bat 無阿爸的濟，但是談論社會事，顛倒較有意見。

「日本人真有禮貌，見面 aisatsu 腰彎甲九十度。」

「日據時代建設做甲誠好，管理真嚴，無人敢做賊。」

「日本的物件品質優良，in 戰敗轉去的時陣，tóo-sàng 買的瓷仔，嬌閣幼路。」

.....

阿母一直呵佬日本，阿爸有時會表示認同，有時恬恬無應，神神毋知咧想啥物。我佇邊仔聽著，定嘛會共控幾句仔。因為歷史課本有八年抗戰，日本人剖死足濟中國人的記載，尤其上海大屠殺誠恐怖，佇我心中有一个陰影。

向時的警察，百姓攏叫「大人」。阿爸定定請 in 莫按呢叫。伊講，日本時代過去啦，叫廖警員抑是廖先生就會使。

阿爸自少年趣味草藥，也真 gâu 拍拳頭，永春白鶴一百空八式拍甲削削叫。伊出外勤真少紮銃，而是佇兩片褲頭插一副「雙眼」。

「這副雙眼是共拍鐵仔店訂做的。」阿爸輕輕掌過雙眼的刀肉，若像咧回想啥物代誌，「你看，伊粗粗鈍鈍，是欲護身毋是欲剖人的。恁內公在生的時陣就紮這種雙眼。」

我自出世就毋 bat 看過內公，連相片嘛無影過。有一回我追問的時陣，阿母應一句，「恁阿爸足細漢就無爸無母矣！」

讀國校六年，一工我當咧翻尪仔冊〈桃太郎大戰魔鬼島〉，阿爸也抑倚來看，敢若比我較有趣味。

阿爸五十九歲辦退休，想欲專心做家己的代誌，無疑悟隔冬就著肺癌。因為小妹嫁去外國，阿母身體嘛無好，照顧的工課就落我身上。

阿爸做警察時陣，勤務真硬篤，個性閣真恬，這是伊真正有閒參我好好仔講話的一段時間。

伊提起 1915 年的噍吧嘸事件。

噍吧哖事件的要角是余清芳、江定、羅俊。余清風是高雄路竹(後鄉庄)人，bat 做過日本巡查補，是串連各路人馬的頭人。羅俊嘉義他里霧五間厝人，早期教私學仔，精通風水地理、相命，對中國廈門轉來會合起義。其中干焦江定是噍吧哖附近，竹頭崎的人。伊 bat 做過區長，因為出代誌焯入山區 khoo 一陣人做伙。伊也是幾個首腦中間，有部眾有武器，閣有相戰經驗的人。

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，漸漸落手管理，清查戶口、土地，課稅。其中 1910 年清查土地引起上大的不滿，尤其佇四界山坪林地的噍吧哖、竹頭崎、內庄仔、南庄、甲仙埔地區。遮的住民靠山林溪河生活，自由自在。土地世代相傳，買賣口頭約定，哪有啥物權狀。就按呢，土地攏變做日本政府的。地主變雇農，加上天災、稅收、製糖會社的控制，一隻牛剝三領皮，規腹肚火一直著起來。這是抗日軍有法度沓沓仔潑開，四界招兵買馬的重要緣故。

雖然我早期 bat 佇南化上班，但是對噍吧哖事件真生疏，行過歷史現場攏無感覺。自阿爸提起了後，我就去圖書館查資料，有日本人建立的事件〈全檔〉、學者康豹的研究報告、李喬的小說等等，按呢，我開始進入噍吧哖事件。

阿爸 liū 的部份是聽頂輩講的。伊細漢住佇北寮，北井是竹頭崎、後嶺仔，西北井是玉井。後嶺仔溪流過這個地區，春天水清見底，全庄的囡仔定嘛佇遮拍滂泗、hōo 溪哥仔。

1915 年四界攏是日本警察、日本兵恰抗日軍。日本人講抗日軍是土匪仔，抗日軍叫日本人精牲，四跤仔。8 月初 6 彼工大決戰，噍吧哖一帶砲聲、銃聲、喝刮的聲、慘叫的聲，迴過沙仔田來到北寮，一時天昏地暗、日月無光。

抗日軍武器差傷濟，終其尾大敗，死的死逃的逃，誠濟順溪埔走入後嶺仔。無佻久，日本仔開始掠人、清庄大開殺。聽講佇竹頭崎派出所頭前、噍吧哖銀盤埔，押規群，包括囡仔老人大大細細攏用機關銃掃射。另外竹圍仔規庄放火燒，見人就鑿，踢落後旦仔溪，規个溪水反紅。佇這個中間，閣聽講有的日本兵會共死者的膽挖出來 tim 掉，是恐驚報冤吧！

阿爸講的，佢我仔歷史資料看著的差不多，只是伊講甲真激動，比手劃刀，「鑿！鑿！」「踢落！踢落去！」跤手 tsiâu 振動，無親像肺癌尾期的病人。

「咱原本是後岫仔人，愛去走揣先人的血脈！」阿爸每一回袂當講傷久，一點鐘內就愛歇睏。伊談幾若工的噍吧咩事件，忽然間按呢講，予我 tshuah 一趲。

「咱世代是北寮人啊，哪會變後岫仔？」我提出異議，懷疑阿爸破病楚神烏白講。

阿爸叫我去冊房，共壁邊彼副「雙眼」擡過來。

「水滸傳內底，梁山第一勇將盧俊義上手的武器也叫雙眼。這副雙眼雖然無全全款，意義嘛真接近。被逼上樑山的英雄好漢攏是血性的，in 出手毋是以剖人為目的，而是欲爭一个義理。」

這次，阿爸將雙眼反過來看，兩枝下底攏有刻「江」字。

「這是我認祖歸宗的向望！」阿爸目箍紅紅，吐一个大氣。

我想著噍吧咩事件中的江定。依照記載，伊是 1866 年出世，竹頭崎庄隘寮跤的人，做區長執行公務錯手拍死人，予日本憲兵通緝，繼佢後生江燐焜入後岫仔山內。還是南庄、甲仙、內門的 kap 界，地勢天然險。伊踞石壁寮起草茅，結合甲仙埔的隘勇佢六甲抗日殘留部眾，那耕作那操兵十外冬，人愈來愈濟。

「江定佢江燐仔選練兵種作，山裡的植物佢野獸是食物的重要來源，藥草是治病上好的物件，後岫仔溪佢 in 的生活牽挽做伙。」阿爸一陣咳嗽了後，堅持欲閣講落去。

「溪河親像土地的血脈，供給營養。溪流是血性的，伊予石頭擋咧就嘛嘛吼想欲衝過，拚甲碎鹽鹽嘛毋撤退。」

「這就像後岫仔附近的人，世代靠山坪、溪流生活，自我管理，雖然物質有限，卻是自由自在真快活。」

「滿清統治時陣，當做還是歹教化的所在，無咧管理。日本接收了急欲制度化，按呢就像溪流遇著硬迸迸的石頭，血脈一直滾起來！」

「佇一寡噍吧咩戰爭的頭人內底，江定算是滾躡統厲害，統有氣力佻勇氣參鎮壓的石頭掉拚的大溪流。伊帶動後嶺仔溪、竹圍溪、菜寮溪、大目降溪…規个山區四箍輾轉的血脈攏做一下滾絞起來。伊 tshuā 兵家已從頭一个，跤手誠猛兼毋驚死，日本人若講無調動山砲部隊，欲拍會贏伊可能猶閣誠拚咧。」

「噍吧咩大戰失敗了後，江定 tshuā 一寡部眾撤退入去後嶺仔，日本人發動大隊人馬，想盡辦法，經過七個外月猶無法度掠著。可見伊的猛勇，日本人也懼怕三分。」

我想這是阿爸多年來的體認吧！伊講的比我佇冊內看的閣較倚近實際。

不過關於先人姓江毋是姓廖，阮佻江定有啥物關係，阿爸一直無講詳細，眼神有時發光有時憂憂，敢若有瞞炭苦情。

3

廖溪河下暗一研高粱酒淋一半較加，已經五分醉。伊將阿爸過身進前講的話攏擲出來，尤其關於噍吧咩事件，江定佻伊的牽連。

In 佇虎頭埤的一間小食堂瘦淋，在坐有兩個仝畫會的好友。廖溪河目眉誠粗目尾垂垂，頭毛 se-lang。伊淋酒時陣，酒杯 thuh 著聳聳的喙鬚，淋完就大力園落桌面，閣換一下挺挺的鼻頭。無話無句的古意人，淋茫就出頭誠濟。朋友一个是五十外歲的現代藝術家，面模仔猴猴，講話額紋開咧合咧。另一个是四十出頭的公務人員，頭毛炭到目眉頂，淋過三杯目矚就變做夕陽。這兩個好兄弟四常聽伊 làu 心內話。

小食堂後并有迴虎頭埤瀉洪口的小溪流，是大目降溪的一截，雜草不止仔濟，菅蓁猶閣開花。溪水躡過石頭縫，流咧 tshóng 咧，親像有人暗暗仔哮。

廖溪河回想阿爸愈來愈無元氣的一个暗暝，終於講出掩炭誠久的心內話：

「二十外冬前，晟我大漢的阿爸，恁內公，佇過身進前講出我的身世。」

「1913年熱天，恁阿媽拄轉去左鎮後坑仔的外家厝住幾工仔。一日透早佇溪邊洗衫，突然有一个魚筐(khah)仔流過來，彼陣雨水誠厚，溪邊的管蓊嘛誠茂(ōm)。筐仔喙拆開開，敢若有一點仔重量，佇水面浮咧沈咧流來卡佇管蓊邊。

恁阿媽掠準內底有魚，就用竹仔枝共鈎過來，一看驚一越，竟然是紅嬰仔！用破面布包牢咧，敢若出世無倂久，身軀恰面布全是血跡。共摸看覓，心頭猶有咧跳，較緊！衫hiat咧因仔抱咧一路走轉來。

厝邊隔壁攏來鬥相共，包棉襪被保溫閣拍尻脊，舞誠久才聽著因仔吼出聲，救轉來矣！

彼陣in結婚十外冬無生，序大人一直向望欲抱孫，這個查甫因仔親像是天送來的。就按呢，就共抱轉來北寮報戶口，直接號做廖水生，當做家己生的。」

「彼陣江定恰in因江燐，當佇牛港嶺種作操兵，準備欲參日本仔大掉拚。是內底的人生的吧，毋過這種時勢欲按恁io因？1915年噍吧咩大相戰進前，江燐中頭門銃死去。江定戰敗了後逃入去後嶺仔冬外，予日本仔串通區長騙出來投降。講掛人格保證，自首處分從寬，結局規陣人攏掠去判死刑。」

「這是一個謎。恁阿公毋bat看過江燐，毋過佇大相戰了後路頭路尾攏是『土匪頭』江定的形圖，伊的額頭懸懸，目眉烏闊粗，眼神嘛恰我真全，所以恁阿公一直認定我是江定的血脈，有可能是江燐的後生。」

撫養阿爸大漢的阿公，講完這件事就過身矣。阿爸對家己的身世感覺悲哀。伊bat佇頂頭浮浮沈沈過的彼條溪，1915年，是溪埔血sai-sai，溪水紅kòng-kòng的死亡之水。

自此以後，阿爸定定想欲去後嶺仔恰牛港嶺走揣血跡，探查身世謎團。

頭起先愛調查的所在是後嶺仔。伊本身是警察，bat佇南化金馬寮西山派出所服務。彼陣我拄才出世，雖然噍吧咩事件真濟現場就佇附近，毋過勤務無閒，因仔細漢，無法度深入後嶺仔溪去訪查往過的代誌。

彼陣上 tsiàp 接觸的南化分駐所，是燒掉的南庄派出所原地重建的。東井烏山跤，南井菜市仔，北井衛生所，四籬圍仔是南庄上鬧熱的所在。聽講向時繁華無輸玉井，人口誠濟，不過噍吧咩事件了後，賸無一半。

1915年8月初2，余清芳、江定帶領抗日軍進攻南庄派出所，劊死十外个日本警察，繼落用汽水斫仔入番仔油火攻，查某人 kuà 因仔攏燒死。巡查新居德藏的困湯德章，予工友抱去藏起來，逃過死劫。湯德章的銅像現此時佇佇府城中山路尾的紀念公園，是228受難者，歷史的演變使人吐大氣。

噍吧咩戰爭了後，部份抗日份子被掠來關佇燒無盡的石壁內底，處死足濟人，聽講陰魂不散，地方長期間袂平靜。較早分駐所頭前，倚一座噍吧咩紀念碑，每冬法會超渡亡魂，落尾經過請示觀音媽，徙去佇公墓。

彼段時間，阿爸逐 kái 若按烏山看對北井去，劊牛湖、牛港嶺、噍吧咩、後崛仔溪…看對南井去，甲仙埔、大丘園、小林…一跡一跡攏有戰爭的記認。根據記載，噍吧咩事件的戰士，有福佬人、平埔仔，嘛有一寡仔山地人。

阿爸一直到甲調大目降，我佻小妹讀國校，才有時間去後崛仔行踏。

彼陣，後崛仔路猶閣真 bái，細粒石頭佻懸懸低低的沙塗，落雨 lām 糊糊，好天 phōng-phōng 块。若騎 oo-tóo-bái 經過玉山村，入去到中山堂，規頭規面沙塗，連目睫毛嘛白去。老村長姓蔡，伊袂愛講彼段抗日的往事。悲慘的故事啊，何必再提起！落尾阿爸棺燒酒佻伊咻一暝，才沓沓仔聽著一寡江定的代誌。

江定是隘寮跤的人，對後崛仔、竹頭崎、甲仙埔一帶真熟。一篷人順溪埔種作，掠魚拍獵，佇牛港嶺練兵十外冬，佻住民感情誠好，in 無人去密告，閣兼物資支援。

江定生做高長大漢，練過武術，目矚金鑠鑠，看起來真將才。伊性地無好，毋過佇一般人的印象中，對歹人真歹對弱者同情，有義俠精神。聽講有一擺，一間山產料理店，頭家佇門口劊羌仔。伊用細條麻索仔 pāk 住羌仔一支後跤，對跤蹄開始剝皮。彼隻羌仔不止仔痛苦，一直躑一直 hainn，聲音像紅嬰仔。聽講，活活剝皮的肉較好吃。彼陣江定拄好行過，隨喝令頭家停止酷刑。

「欲就一刀予死，曷著按呢凌治！」

兩個冤起來。落尾頭家看伊真堅持閣有刑威，tám-tám，就將羌仔放落來。血性男兒，外表倔強，內底卻是足軟心。

啉米酒頭仔配山豬肉、筍乾、豆腐…，老村長親切招待，阿爸嘛時常會提罐頭、大麵、金馬牌的薰回送，毋過山內的豆腐筍乾特別有一種予人數念的滋味。老村長也強調，較早江定 in 住佇遮，倚山林溪河生活，逐項攏嘛愛家己來。阿爸趁機會打探牽連身世的代誌。

「你敢 bat 聽講，彼時江定這陣人中間，有人生困放水流的代誌？」阿爸繼落閣補充，「是共因仔園佇魚籠仔內放水流…」

老村長頓一觸久仔，恬恬回想過去。伊頭毛喙鬚白矣，滿面風霜，瘦削的喙顫真濟老人斑。伊共金馬牌的薰入落去小薰吹，每款一喙就歎出規天篷雲霧，皺紋一巡一巡的領頸親像枯焦的山壁。雲霧中伊出聲矣：

「啊，我想著啦，是阿叔講的彼件吧！」老村長敲一个薰屎，「阮阿叔佢江定有熟似，bat 提供支援，所以噍吧咩戰爭了後無佸久就予日本人掠去。本底判十二冬，落尾大正天皇登基大赦改九冬，好運無死踎監牢內。

伊一段時間攏毋敢講過去，到日本人開始同化政策了後，才陸續講出一寡抗日戰士的代誌。

江定錯手拍死一个風櫃喙的人，走來後崛仔覘。1901年嘉義大埔發生抗日事件，江定 tshuā 五十外个部眾加入，日本人才發現伊的行蹤，一直追殺到南庄小崙湖底，經過當地甲長指認是江定的屍體，從此結案。」

老村長換一支薰，款一喙，閣繼續講落去。

「彼个甲長毋知是認毋著抑是刁故意，其實江定並無死，此後就佇牛港嶺種作兼操兵，khoo 愈濟人，甲仙小林一帶也有人參加。In 用石頭疊厝，山坪掘一層一層作穡，閣佇坎跋挖鼓井。

彼陣江定 in 某過身矣，蕭氏粉參伊鬥做伙。後生江燐佢新婦溫氏聆也綴佇身邊。聽講有一冬新婦生龍鳳胎，逐家替伊歡喜，江定抱內孫囉，消息嘛傳來到竹頭崎。但是過足久，攏無看 in 抱因仔出來，嘛無閣聽著雙生仔的代誌。

落尾有一个耳風。聽講江定共 in 团參詳，這陣不管時咧準備相戰，無可能 io 幼嬰仔，半暝吼聲引日本警察注意就害矣！顧大局，愛顧大局，兒女私情園一邊！

江定一面勸一面流目屎。江燐無應半句，趁 in 某咧睏，偷偷仔共兩個因仔抱出來，園入兩個拆開空口的魚筐仔，捉去溪邊 tim 落去。無佻久 in 某阿聆精神起來，哭甲死來昏去，時代的悲劇啊！」

老村長講煞，目睏眨眨，薰連軟幾若喙。

阿爸聽了一時楞楞，目箍紅紅。足久無食薰矣，這時陣擋袂牢討一枝來軟，連續啾幾若聲，險險就 tsák 著。

阿爸愈來愈肯定家己就是筐仔內的因仔矣，佇溪面予人拏起來，親像桃太郎。毋過桃太郎是快樂的神話，伊的是悲慘的故事。

老村長看阿爸流目屎，掠準是聽得感動，阿爸嘛無講出實情。有想欲加問寡，但是老村長敢若知影按呢爾爾。

牛港嶺附近的野溪迴菜寮溪，阿爸嘛 bat 去行踏兼訪問老輩。毋過彼个所在已經是 òm-sà-sà，野草共往過開墾的痕跡埃甲無影無蹤矣。附近完全無住戶，毋知是無人敢住，抑是刁工避開這個傷心地。離幾若 phòo 路的內庄仔，噍吧咩戰爭了後，也遭受清庄大屠殺，致使 1920 年大目降公學校菜寮分校成立時，內庄仔無半个因仔通好入學。佇菜寮化石館後面的一片竹林，因為陰魂不散袂平安，後來的人只好去挖骨出來埋葬，閣起一間有應公祠，服侍祀壺祖靈太上老君。講起來阿爸嘛是命大，若是當初無予阿媽 tshuā 轉去北寮，有可能就是這堆骨頭其中一个吧。

愈來愈確定伊是江家的後代矣，阿爸想欲改姓江，毋過戶政事務所堅持愛有「書面證明資料」，陳情去內政部嘛無效。落尾，阿爸規氣將家己的名字改做江男，牽接血脈安搭心靈。

繼落真長的一段時間，阿爸來來去去後崛仔十外 tsuā，對規路風飛沙的秋天，行甲雨水飽溼的熱天。有一暝，村長雄雄講起一件代誌。

「江定武術高強，伊足愛用一副叫做雙眼的武器，真成宋江陣的，刀尾鈍鈍，護手一點仔，伊認為這種武器是用來護身，毋是欲剖人的。

這副雙眼當做傳家寶交予江燐，不過江燐中頭門銃死去時陣，有人共拏走，落尾就毋知佗位去。

阿爸聽著這項，目睷金起來心頭嘍嘍跳，一直追問雙眼詳細的型體。彼工阿爸倒轉來，心情真無仝，身世的迷團愈來愈明朗矣，而且走揣傳家寶，變成性命中蓋重要的目標。

這回倒轉來，經過一陣大雨，溪水又閣浮漲起來，流來路面淹過煙筒管，oo-tóo-bái 繼來失火，阿爸就用老村長傳教的撇步，拆開火珠仔，用原子筆尾佇油箱搵一屑屑仔汽油共焐蹠 Piston 頂頭。繼落火珠仔鬥起來，閣踏一下就發動矣。老村長這步真好用，不過汽油只會當一點點仔，傷濟可能有危險性。

阿爸拍一副雙眼紮佇身軀，並且規心走揣傳家寶的雙眼，伊認為彼是傳淡祖先血性，和平正義的標記。

十外冬中間，阿爸按後崛仔的大地谷、石壁寮開始揣。走遍風櫃喙、後崛仔溪，菜寮溪…走揣雙眼的蹤影。這敢若是海底摸針，機會渺茫，愛求神明幫忙吧！阿爸過身進前透露遮濟代誌，最後的遺言就是向望揣著這副雙眼。

幾十冬來，我一直想辦法順阿爸的跂蹄號四界行踏，有時敢若看風景順繼試運氣。我也將阿爸的遺像掛佇佛堂，逐回欲出發就先拜拜，祈求早日揣著。

對各方面搜集來的書面、口頭資料，予我會當順 1915 年抗日軍發動攻擊的地點，一跡一跡去行踏。高雄的十張犁、大邱園、小林、蚊仔只、河表湖，台南的南庄、內庄仔、崗仔林、噍吧嘸、虎頭山附近戰場，毋過多數變化真大。

1980年代，左鎮菜寮溪當咧痛化石，真濟人佇溪底撿來撿去，我也濫佇人群內底，不過是為著走揣雙眼的影跡。

菜寮溪支流迴往牛港嶺的河埔，是我真 tsiáp 去的所在。遐有一間老君祠，服侍幾若十具噍吧咩事件了後，鑿首佇後井竹 phō 仔跔的骨頭。後面的刺竹仔，懸甲強欲拄著天，北風吹過 kuáinn-kuáinn 叫，恰菜寮溪水一懸一低，閣像咧唱哭調仔。溪邊有規坵的弓蕉穰，散散生的破布子仔，佇白墘格塗頂頭倚甲真堅定。這是到處「惡土」的所在，但是草木恰人擺會當克服大自然生存落來。想起來人上大的敵人嘛是人，人對人的危害閣勝過大自然。二三十冬來化石祛欲盡矣，化石館的化石恰研究資料也規厝間，只是抗日戰士的血跡猶原沈佇溪底，愈 bit 愈深，雜草也愈發愈懸，已經誠歹落去溪底矣。我共重點園佇一號橋恰二號橋的橋跔。我想，溪水是流動的，真濟物件會卡佇橋墩頂頭，若是好運，雙眼可能會出現佇遐。

佇長期的走揣行踏中間，我原本有交過兩三個女朋友，毋過 in 擺較愛過市區的生活，看電影、撿街、旅遊、買物件，對我這款一下放假就往山裡走的人，感覺莫名其妙。共說明歷史的悲劇恰場景，in 一點仔都沒感覺，閣認為日本人建設台灣誠認真，做的工程品質特別好，統治的期間也管理甲有條有理。以 in 的看法，我講的代誌只是傳說爾爾。這一寡想法，恰阮阿母講的全款，in 甚至認為，若有機會做日本人，會感覺誠光榮。生活方式無全，觀念的衝突，女朋友一个一个拆開，到 tan 猶閣是獨身仔。

大目降往關廟當咧開發外環道路的中間，發現三千外具人骨，廖溪河順勢講出心內事，知己酒友聽得真感動。畫家連續啣三杯，講伊想欲來創作這方面的題材，不而過毋知欲對佗開始。廖溪河共伊建議，血性的溪流包藏真濟悲苦的歷史，伊逐工那行那吼，傷疼總是會過去。上重要是愛了解伊的意義，你就來共這個精神面表示踮畫面吧！畫家 thuh 一下目鏡，撚下斗的彼撮喙鬚，額頭親像有光。

做公務員的朋友目矙沙微沙微，講伊想欲用小說的方式，共濟濟的歷史事件寫出來，顯示台灣人佇一批一批外來統治者壓制下，按怎維持尊嚴、求生存的過程。

4

廖溪河定定暝時咁甲真茫，倚晝才來外環道路的工地行踏，有時看著報紙佢網路頂頭，兩種對立的意見拍來拍去，心頭真艱苦。

「你看彼骨頭哪有可能噍吧咩的？是二二八的較有影吧！」

「噍吧咩的抗日份子攏是土匪啦，利用宗教迷信煽動百姓，義和團全款的烏合之眾，欲按怎相戰？」

「大明慈悲國，呸！是啥物碗糕？閣咧反清復明嗎？」

「哎啊，恁遮日本奴，一日到暗扶日本屌脬，藐視家己的同胞，真無良心！」

就按呢佇網路分兩爿閩削起來，大部份並無就事論事理性討論，情緒性的發言落尾三字經就擷出來，閩牽對政黨去，藍狗，綠畜，愈罵愈離譜。伊看甲心頭亂操操，暗時就厚眠夢…

佇一个茫煙散霧的所在，暗趁趁的山洞彎彎幹幹，漸漸光起來。塗跂兩個古早的油擗仔，番仔油賸無一半。

阿祖江定、阿公江燐、阿爸坐規排，我倚佇石壁邊聽 in 講話。

中央穿長衫的阿祖看起來真威嚴，額頭懸懸，目眇金鑲鑲，喙鬚垂落來一尺左右，佢相片一模一樣。阿公是頭一擺看著，面形瘦長留兩撇喙鬚，真少年。阿爸穿警察制服，腰間的雙眼誠 hiánn 目。

阿祖雄雄越對這爿過來，「你毋免去煩惱世俗人對噍吧咩事件的爭論。血性的男兒，予人壓迫甲擋袂牢自然會出來反抗，這是真簡單的道理。雖然知影對方的大砲銃子真厲害，穩死的嘛愛拚落去。」

「袋符仔是心安的。參加相戰的兄弟有一寡平埔仔，in 有人袋符仔，嘛有人紮十字架。血性的男兒，二十冬閣是一條好漢啊，驚啥物？」阿公接落講，佢阿祖低沈的聲音比起來，較輕較尖。

佇邊仔一直頓頭的阿爸，繼落談噍吧咩事件的意義：

「抗日軍剖死真濟日本人，日本人回頭剖死數十倍的台灣人，仇恨對立無了時。1919年以後日本就改換政策，派文官總督，一寡日本的自由主義者也相 kap 台灣的精英推動同化政策，允准台灣人日本人做伙讀冊。種種改變加添台灣人對日本的好感，也改用非武裝的方法來爭取權利。噍吧咩事件的影響真大，in 的血並無白流。」

這 kái 換阿祖佻阿公一直頓頭。

我走揣雙眼的下落足久矣，就順這個機會請示明路。阿祖喀喀兩聲，捋一个喙鬚，「儘量吧，揣有揣無也毋是蓋重要啦，總是你心內愛清楚，血性的溪流是咱江家的印記，血性的男兒，袂使惦惦屈服佇無理的壓迫之下。心靈的目矚用來家己，嘛用來世界。萬般的事理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啊！」

5

三个酒友閣相會矣，這擺佇大目降往新市方面順天宮廟邊的海產擔。已經暗時十一點外，街路恬靜，廟門關起來矣，人客走甲賭 in 三个。

廖溪河講出昨暝彼个夢，先人對話的內容記甲真清楚。

畫家聽伊講煞，內心敢若產生足大的波動，目矚展大蕊，雙手拎拳頭拇對桌面頓落去，逐家掣 (tshuah) 一趟。

伊真激動來講起：

「過去本底住佇市區偏東片的所在，阿爸雙冬的田園二甲外，一年收兩 khui，生活猶會得過。三十外冬前政府都市計劃，講開路需要，將田園攏以公告地價加兩成徵收去，奇怪的是，道路做一下畫佇這片，隔壁一大片財團的土地完全無著。阿爸個性較軟弱無提出強烈異議，加上議員里長佻市府官員走來疏通，講公告地價加二成已經足濟矣，愛配合政府政策，毋通傷貪心。落尾繼無意見予徵收去，所領的錢干焦會當去歸仁買一間販厝，規家伙七个人擠做伙。這馬經過三十冬，財團的土地起幾若十倍，起幾若棟大樓，內底的豪華住宅一間賣幾若千萬，講著這實在誠厭氣。當初應該聯合附近被徵收的農民來抗議，爭取一个公平的處理才著啊！」

公務人員嘛綴咧吐氣。伊面圓圓身軀嘛圓圓，伊酒淋落去面紅紅閣親像 8 月半的月娘遐爾仔圓滿。伊目尾垂垂共畫家講：

「有糾紛就愛圓滿解決，這是頂頭定咧交待的，閣較重要的，有議員咧關照的案件愛特別注意。不而過，講實在的，有真濟開發案並無真正需要，而且都市計劃欲劃做啥物區，路欲剖對佢去，有時會有真濟曖昧的所在。講著補償，堅持到最後的釘仔戶攏嘛專案處理，加發足濟。」

中正路的商店一間一間歇暍矣，睇 seven 猶閣光 phiāng-phiāng，楊遠文學館門口的大理石，嘛予照甲閃閃爍爍。廖溪河指向彼个方向。

「你看，楊遠嘛予咱真大的啟示。伊 1927 年對日本轉來參加農民運動，起草農民組合宣言繼予日本仔掠去關，以後常在參加社會運動，出入監牢十外 kái。1948 年起草「和平宣言」，予國民黨政府關十二冬。伊堅持用文化俗社會運動的方式來爭取公義。非暴力革命久久長長，愈淡愈濟人，一步一步漸漸改變國家社會，這是一種時代的轉變。」

講起社會運動，廖溪河閣想著往新市的大目降橋跤的溪溝，一直暗暗仔流，暗暗仔流，往南二百外米，迴去 in 兜的厝後，伊嘛經常順溪邊散步。這條溪溝這馬號做頭前溪，古早對水源頭連到遮，攏叫做大目降溪。

外環道路已經進行冬外矣，三千外具人骨頭的代誌原在風風雨雨。市政府已經佇玉井糖廠原噍吧咩支廳的後另造做紀念館，顯現歷史意義。大目降地方為著安搭亡靈，也協調將骨頭園蹕海生萬應公祠，兼辦四工法會。這件事達到一个坎站矣。毋過，走揣雙眼的代誌猶原無下落。想著遮，心情閣鬱卒起來，燒酒愈淋愈 hiông。

兩個酒友勸伊想較開咧，沓沓仔來，會出現奇蹟也無一定。

「著啦！」做公務員的酒友雄雄想著，拍一下桌仔，伊開出手機仔內底某一位學者發表的意見：

「關係口頭歷史中的噍吧咩事件，大目降的殺人埔恰萬人堆有四至六跡，冷水埤仔萬人堆、第四公墓邊仔頭前溪殺人埔、基督教長老教會公用墓地前殺人埔、護國里萬聖堂恰大墓君、山腳里三府元帥廟、萬應公等等（傳說中，難以查證）。」

「啊！護國里萬聖堂？」「佇頭前溪邊欸！敢會遐拄好？」「彼暝阿祖來托夢，講過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」

廖溪河大力拍桌仔，心中一葩希望 tōh 起來…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下暗三个人攏咁真濟，一直到半暝一點才煞攤。廖溪河順附近的小路仔行轉去。

這是新化高中後壁的一片林地恰溪流。一條小路仔經小橋迺過水利圳溝，繼落是二十外米長四米闊的頭前溪橋，閣正越就是溪邊的打馬膠路。圳溝岸由於水利會美化工程，種柳樹花草兼舖古典藝術的石頭，小可仔有江南風景的氣味。佇圳溝恰頭前溪中間的一片原始樹林，有竹仔、弓蕉恰雜木仔…，接近溪邊有一片刺查某仔（咸豐草）。

頭前溪是大目降溪下游的一截，溪岸小路是散步的好所在。伊對溪水有莫名的感情，敢若是血脈的一部份，血水是對內心揀出來的，浮浮沈沈的是伊的靈魂。

月光暝，一葩路燈倚踞溪邊，12月的北風吹來，溪面的光影閃閃爍爍。這時陣，連水雞嘛咧睏矣，只有橋趺彼并恍恍傳來水流恰淡薄仔金屬相砢的聲音，閣親像有人咧決鬥，大氣喘袂離。

新化高中彼并的路燈密弼弼，大樓有幾若戶電火猶閣光光，遠遠的青紅燈轉做黃燈眨眨，規暝攏無咧睏。溪邊有一間萬聖堂，內底一半墓仔一半神明。聽講早前附近造工程恰起販厝挖出來的骨頭攏祛佇遮。廖溪河住的社區起幾若十冬矣，自從阿爸過身了後，阿母去市內恰小妹做伙，伊就家己一个倚佇遮。

廖溪河醉茫茫，閣 tshiûnn 著風，行路顛咧顛咧。伊行到橋邊停落來，腹肚斜斜靠佇護欄。

這是一條無名字的老橋，mà 佇頭前溪頂面規百冬矣，bat 局部整修過，兩枝橋墩嶄然仔粗。寒天溪水淺淺仔，遠遠就看著爛竹、破枋仔、破布、塑膠管，一堆 lah-sap 物。伊 ànn 落看，有一大身布尪仔 khê 咧，水流袂過怲怲喘，下面有金屬相砢的聲，愈來愈清楚，啊，雙眼？

伊閣 ànn 較落，心頭 phì-phòk-tshái，閣 ànn 愈落，啊……

雄雄規身人拋過橋欄，跋落橋趂！

佇墜落的過程中，若像有啥物神秘的力量共 thuh 一下，不過只是停半秒爾爾，就 pòng 一聲落佇溪沙伶雜草頂頭。

廖溪河驚一下酒醉攏醒起來。身軀倒直直袂反并，尻川斗伶跤頭跌 tiú-tiú 疼。伊越頭看橋底，唉，兩片生銹的歹鐵仔佇遐 khì-khók 叫。

伊鼻著野草內底有雞屎藤，就順手挽一寡來哺哺咧，糊佇跤頭跌頂頭。

半暝的風淡薄仔冷，伊雙手攬胸保持心頭溫暖。越頭看彼兩支大橋墩恬恬倚甲好勢好勢，規百冬矣！忽然間…伊感覺橋墩，啊，這是放大的雙眼吧，護手，刀肉，伶阿爸彼副誠全款，已經倚佇這個歷史現場成百冬矣！

閣看向頂面，左并是一葩明月照向原始樹林，正并是一葩水銀燈照佇現代的打馬膠。伊詳細看橋墩伶兩并的景色，心內的門窗一个个一拍開…

頭前溪是一條野溪，溪埔雜草真 òm，莫拉克風颳時溪水淹到厝內，水利工程副沙整治，無佢久河沙閣濟起來，野草規溪墘。野草力量大，文明的管理欲按怎共伊 ah 落去？

另外正并的水泥石壁整整齊齊，誠有規矩，道路樓仔厝也誠四序。頭前溪伶水利圳溝中間彼片野生林是國有財產局的土地，毋知是佢一个時代啥物人徵收來的，只不過伊的草木伶南庄、左鎮、後崛仔一帶真全啊！

這是文明管理伶野生自然的隔界嗎？

水圳是純人造的，予人管理甲好勢好勢，溪流是野性的，傷壓制就起來反抗，所以順應自然來處理。

金鑠鑠的月娘，大自然的目睷，光 phiāng-phiāng 水銀燈，現代文明的目睷，一蕊看一并，這是雙眼的道理啊！

天拍脍仔光矣，廖溪河恍恍看著溪頂的反光一直延，一直延對噍吧哞彼面去。伊峇微峇微，一直笑，垂垂的目尾沓沓仔飛起來。想著阿祖的雙眼一定也褓金金咧共祝福。這是伊十外冬來上蓋快樂的日子。

6

廖溪河無閣提起伊是江定的後代矣！

三不五時，伊會去虎頭山頂行踏。看對竹圍仔、後旦仔溪彼引去，遐是古早的噍吧哞戰場，這陣一大片攏是紅毛土的樓仔厝。擡頭看「余清芳紀念碑」，伊無閣像較早按呢，定定共人講江定是正港 tshuā 兵相戰的真英雄，這坐應該是「江定紀念碑」才著。伊這馬會恬恬坐踎紀念碑下面，恬恬思考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。

噍吧哞事件已經過一百冬矣！幾冬來市政府攏會佇週年紀念時陣，辦一寡探查歷史現場的活動，閣舉行幾若場研討會。佇會議中廖溪河有時會起來發言，伊講：

「佇噍吧哞事件當中，有傳落來一種蓋重要的物件，叫做雙眼。雙眼是一種民俗武器，伊用來演練歷史，毋是消滅歷史。雙眼嘛是逐時逐刻，佇天頂，佇身邊觀察歷史的眼神。歷史帶來的怨恨會當沓沓仔捨掉，不過歷史本身，絕對毋通共放袂記。咱愛用歷史的雙眼來反省，先人的犧牲才會有意義。」

參加研討會的人攏掠伊金金相，兩蕊目睷展甲誠大蕊。



作者感言 王永成

誠歡喜著獎，多謝評審肯定。